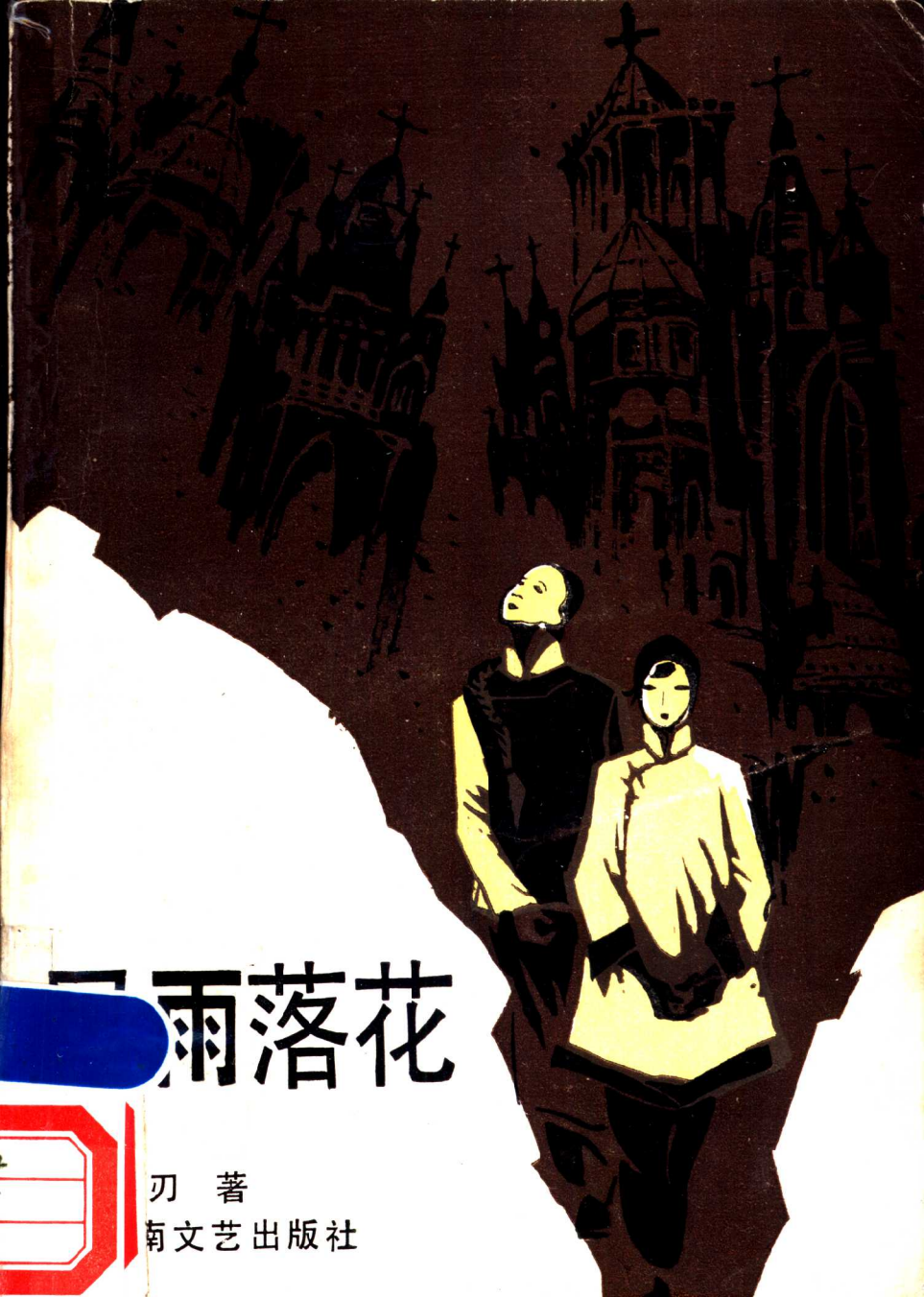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雨落花

刃 著

南文艺出版社



风雨落花

● 邱刃 著 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 ●

风 雨 落 花

邱 刃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超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*

198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插页：1

字数：150,000 印数：1——45,000

ISBN7—5404—0039—2 /I.34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19—定价：1.20元

第一回 慕容府忽失妙龄女

清朝光绪年间，江南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，名叫昭州。这昭州城东门外，碧绿的青龙河绕城而过。河岸之上，片片桃林，行行岸柳，景色十分秀丽。绿荫之中，有一座不大的庄园，浅灰色围墙的门楣上，用隶书塑着“烟园”二字。围墙里面，林木丛中，掩映着几栋房屋，白墙青瓦，飞檐翘角，古色古香。这天清晨，几缕阳光照在园中几株合抱的大槐树上，槐树下面的空地上，有一位老人正在晨光中练拳，你看他五十来岁年纪，面容清瘦，目光有神，颌下一部长须，飘然有仙长之风。此人就是烟园主人，复姓慕容，单名一个均字。他为人豪爽，秉性正直，乐善好施，颇有侠肠义胆。加之他医术高明，武功精湛，因此在昭州一带颇有名望。此刻，慕容先生沐浴晨光，轻展猿臂，兴致勃勃，迎风起舞，正练着少林白鹤拳。你看他龟背鹤身，气沉丹田，两臂饱蓄弹抖之力，双腿犹似落地生根。收手软如绵，出手弓送矢，忽左忽右，或明或暗，口中不时发出呼呼之声，犹似鹤鸣。他正练得兴起，猛听身后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呼唤：“爹，你歇息一会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慕容均回过头来，见花荫之下站着一名羞答答的少女，正是自己的独生女儿楚楚。他收住招式，

走到女儿面前，亲昵地问道：“楚楚，什么事呀？”慕容楚楚抬起头来，眼光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，深情地说：“爹，今天是清明节，我要到母亲的坟上去挂青，祭奠的物品您准备好了没有？”提起夫人，慕容均不由一阵难言的痛苦袭上心头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你母亲去世快一年了。香烛、纸幡、三牲我都吩咐你何大叔准备。吃过早饭，我就叫他派车送你去。”楚楚说声“那我去收拾一下”，便缓缓进屋去了。

慕容均望着女儿的背影，一滴老泪不知何时已流了下来。他自从与楚楚母亲成婚，夫妻俩相敬如宾，只是膝下无儿，心中忧郁。不想中年忽得一女，夫妻俩真好比三更拣到夜明珠，九天飞来金凤凰，喜不自禁。见小囡长得伶俐活泼，乖巧可爱，便取名楚楚。这楚楚天生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女儿针线，无一不精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晓。平时在父亲面前显得娴静有致，深受父亲赞许；在母亲面前不乏娇嗔憨态，很得母亲欢心。楚楚十六岁时，已出挑得风神俊逸，落落大方，恰似一朵带露牡丹，出水芙蓉，成为昭州首屈一指的绝色美女。哪知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要呕不呕，要泻不泻，四肢麻木，口不能言。慕容均本是当地的名医，但用尽各种方子，仍未能将女儿的病治好。眼看楚楚病势一天天沉重，夫妻二人心急如焚，一筹莫展。正在危难之际，管家何老二从城里回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老爷，夫人，小姐的病有救了！”夫妻俩忙问如何有救？何老二道：“楚楚小姐患的病是一种瘟疫，城里患这种病的人很多。现在英国传教士办的福音堂，专门为百姓治这种病，已有不少人得救了。老爷何不送小姐到那里去治疗？”慕容均听罢，半晌沉吟不语。他对洋人素来不怀好感，现在又怎好开口向洋人去求医赐药？但架

不住夫人的啼哭哀求，何老二的苦苦劝说，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爱女如此下去，便长叹一声，点头应允。慕容夫人便命何老二驾车，自己亲自送女儿到福音堂去诊病。一到教堂门口，只见那里已挤满了求医的人们，哭泣声，嗟叹声交织一片，令人心碎。很久，才从教堂的大门口走出一个黄头发、蓝眼睛，草白脸，高鼻子的洋人，这就是教堂的神父蒙巴托夫。在他的身后，跟着几名穿白衣服的洋医生。蒙巴托夫向人群文雅而恭谦地挥了挥手，用熟练的中国北方话说道：“乡民们，乡民们，我们英国人万里迢迢，远涉重洋来到贵国，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，拯救世间灵魂的。现在这里瘟疫泛滥，罪孽深重，我们为你们治病、除灾、祈神降福，是希望你们成为上帝的忠实臣仆。只要你们加入了教会，上帝就会给你们以庇护，你们的灾难就可以消除了。”末了他高声地叫道：“乡民们，都来入教吧！仁慈的上帝将赐福于你们！”说完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。然后，患病的人们一个个被领进福音堂，向上帝祈祷，拜受上帝赐予的圣药、圣水。慕容夫人陪着楚楚，也到了蒙巴托夫的面前，向上帝祈祷。蒙巴托夫一见楚楚，一双蓝色的眼睛便直勾勾的转不动了：面前这位患病的少女，是何等的慑人魂魄！你看她娇羞满面，愁思牵眉，忧眸含泪，端庄娴静，正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，《西厢记》中崔莺莺，好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！蒙巴托夫盯着楚楚，看不厌，瞧不够，傻愣愣的呆了！直到慕容夫人问话才把他惊醒过来。他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可惜呀可惜，罪恶的魔瘴已侵入了这位小姐的躯体。她的灵魂需要仁慈的上帝来拯救！”慕容夫人哀求道：“只要上帝真能拯救我的孩子，我愿意终生成为上帝忠实的奴仆。”蒙巴托夫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很好。仁

慈的上帝接受你这颗虔诚的心。”说罢，吩咐洋医生赐给了慕容楚楚药物、“圣水”，又问明了姓名、住址，这才让他们离开教堂。楚楚服了福音堂的药水后，果然病情痊愈。慕容夫人感谢仁慈的上帝，相信仁慈的上帝，便不失前诺，加入了耶稣教，成了福音堂虔诚的教民。每次教堂作礼拜，她总要将楚楚带去，听神父释讲教义，领受福音。有一次礼拜后，蒙巴托夫神父将慕容母女留下，说是要单独向她们释讲教义。慕容夫人见神父一双眼睛不离楚楚，怕他不怀好意，便借故将楚楚先打发回去。蒙巴托夫见没留住楚楚，便把一腔欲火射向虽已徐娘半老，但风韵犹存的慕容夫人。可怜慕容夫人一生清白，竟遭到了洋教士的玷污。从教堂回来之后，慕容夫人好似痴了一般，她悔恨，她痛苦！但她无法开口，她不能把这天大的耻辱告诉亲人，她不能让慕容家落个不好的名声。她觉得自己再也无脸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天夜里，就含恨吞金了！临死之前，她含着悲愤、屈辱的泪水，拉着丈夫的手，说道：“我对不住你……对不住楚楚！……我死之后，别无挂牵，只望你尽快给楚楚和如山完婚！……告诉楚楚，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要上教堂去了！”慕容均老泪纵横，再三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慕容夫人只是咬着嘴唇流泪，至死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。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！慕容均隐隐约约察觉妻子的死似乎与那道貌岸然的神父有关，于是含悲忍痛料理了妻子的丧事，便到教堂去寻找那蒙巴托夫。可是，这时蒙巴托夫早已离开了昭州，远走武汉去了。教堂新来了一个叫托马斯的神父。慕容均满怀忧愤、疑虑，心中象压着一块大石头。他暗暗打探教堂的内幕，时时寻找报仇的机会。在这期间，听到了不少关于教士奸淫妇女、残害儿

童的传闻，和少女突然失踪的怪事。只是没有抓住真实把柄，不敢贸然起事，他恪守妻子的遗言，不让楚楚再进教堂，甚至连烟园的大门也很少让她出去。现在，大仇未报，沉冤未伸，于心何安！做为她的丈夫，虽然不便去挂青、扫墓，但怎能不让她的亲生女儿去给母亲上坟呢？

早饭后，慕容均便把管家何老二叫来。这何老二四十多岁年纪，身子微胖，光下巴，小眼睛，说话慢声细语，见人一团和气，大家都叫他何大叔。他到慕容家已经三年，由于办事精明能干，为人也算老实，因此深得慕容老爷的器重。此刻，他恭恭敬敬地站在慕容均的面前，说道：“老爷吩咐操办的三牲祭礼一一办齐，赶车还是朱四吧，他是老把式。”慕容均道：“把朱四叫来，我要当面吩咐他几句。”何老二即刻便把朱四叫来了。这朱四三十多岁，黑黑瘦瘦，一双眼睛，布满红丝，好象永远没有睡醒一样。他爱喝几口酒，爱赌几个小钱，三十多岁还没娶上老婆。他见了慕容先生，请了一声安，便垂手侍立一旁。慕容均和蔼地说：“朱四，你是我们家的老伙计了，今天清明节，你送小姐到夫人坟地挂青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早去早回。”朱四连声应道：“是，小人一定尽心。”何老二也在一旁叮嘱：“朱四，不要好酒贪杯，误了正事。”朱四道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不一会，朱四将马车赶到院里，这马车虽不十分豪华，却也还讲究。雪白的马，套着带银嵌的轡头，洁净的车厢，蒙着绿色的布幔。何老二将三牲祭品，一应物件放在车厢中，然后请小姐上车。慕容均拉着女儿的手，叮嘱道：“你扫了墓后，早早回来，免我挂念。”楚楚道：“爹爹放心。”便跨进了车厢。朱四放下帘子，登上前车座，将手中鞭子一扬，喝

声“驾”！那马车便“咯咯咯咯”，出了院门，沿着青龙河，奔驰而去。

慕容均目送女儿走后，便慢慢踱回自己的书斋。这书斋十分清洁整齐，典雅大方。靠墙并排三个大书架，全是诗书典籍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画，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夜中伫立，手按剑柄，仰天长吁，神情寂寞。左上角题着一首词：

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
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
起来独自绕阶行。
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
白首为功名。
旧山松竹老，阻归程。
欲将心事付瑶筝，知多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

词的下款，落着“慕容涂鸦”四字。这首词乃是岳飞所作的《小重山》，但见书法与画中的笔致波磔森森，如剑如戟，力透纸背。可以想见，慕容先生书写《小重山》时，心中是如何的激愤，简直象要与什么大仇人拼个你死我活！

且说慕容均坐在条几之旁，翻了一回书，心中怀念亡妻，惦挂女儿，再也无心看书，便缓步踱到窗前，推窗远眺。看看天快晌午，女儿还未回家，不觉有点担心起来，便吩咐管家何老二到坟地去看看。何老二走后，慕容均坐立不安，又踱到门外，站在青龙河边朝远处眺望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始终不见马车的影子，慕容均急得头上冒汗，胸中上火。正在这

时，何老二步履匆匆地回来了，他神情惊慌，气急地说：“坟地上空无一人，既不见马车，又不见小姐，主母的坟头也没有祭奠挂青的物品。”慕容均闻听此言，犹如晴天一声霹雳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何老二从旁劝道：“老爷别急，我们再设法去找。”慕容均心想：“这昭州一带，我别无亲人，楚楚又会到哪里去呢？难道有人下了毒手不成？”又叹道：“朱四这小子怎么搞的，办事这样不牢！我的命毁在这小子的手里了。”何老二道：“现在朱四也下落不明，是不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话打住了。慕容均说：“你怎么不说了呢？”何老二道：“我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慕容均怒道：“你还卖什么关子？”何老二道：“近来城里人贩子很多，专门拐骗妇女，这朱四爱喝爱赌，会不会将小姐拐卖了？”慕容均一听，怒道：“难道这杂种真能干出这样的缺德事？”何老二道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呀。”慕容均也觉有理。当即吩咐家丁四处寻访，又派人禀告官府，请求捕捉拐卖人口的朱四。这样折腾了半天，直到黄昏，还是杳无音讯。

慕容均独自一人，伫立在夜色朦胧的青龙河边呆呆地出神。他想到自己唯一的亲骨肉突然失踪，真好比万箭穿心！想到妻子的临终遗嘱，更是心如刀绞，正在伤心之际，猛听身后一声呼唤：“爹！你怎么站在这里！”慕容均回过头来，泪光中，只见一位年轻英俊、神采潇洒的青年站在自己的面前。他怔怔地打量了片刻，猛地拉住那青年的手，惨然地叫了一声：“如山！你可回来了！”说罢热泪夺眶而出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这位青年不是别人，正是慕容均未过门的女婿安如山。这安如山的父亲安国栋原是湘军旧将，与慕容均乃是莫逆之

交，二人过从甚密。安夫人见慕容均为人秉正，文武双全，便将自己的嫡亲妹妹许配给了他。慕容均和安国栋成了连襟，两家交情更深，后来安夫人生下如山，快两岁时，慕容夫人恰巧也怀了楚楚。当时两姊妹便指腹为婚，言定：若是生下男孩，便结为兄弟；若是生下女孩，便结为夫妻。后来慕容夫人果然生下了女儿，两姊妹便以亲家母相称，安如山十二岁时，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清廷启用湘军宿将出关作战。安国栋身为湘军十一营管带，毅然告别妻儿，率队北上，不幸战死沙场，以身殉国。但朝廷不但不以功论赏，反而加他“贻误军机”罪名，株连妻室。安夫人忍恨含冤不幸逝世。慕容夫妇便将安如山接到家中，视同亲生骨肉。这样，安如山从小和楚楚一块攻读诗文，一块嬉戏玩耍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楚楚天资聪敏，学业比如山要强。有一次读书时，楚楚问安如山：“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者矫；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者矫。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安如山语塞，摇了摇头。楚楚道：“国家政局清明，你做了大官，但不变从前的操守；国家朝政腐败，你宁可杀身成仁，也不肯亏了气节，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，大丈夫。”安如山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楚楚，你讲解得精辟极了，亏你想得出的。”楚楚笑道：“啊哟，我想得出，那不变了圣人？这是孔夫子的话，小时候爹爹就叫我读过的。”安如山叹道：“有许多事情我老是想不通。要是多读些书，知道圣人说过的道理，一定会明白啦。”楚楚道：“那也不尽然。我爹爹常说，大圣人的话，有许多也是全然不通的。我见爹爹读书之时，常说：‘不对，不对，胡说八道，岂有此理！’有时甚至说：‘大圣，放狗屁！’”说得安如山也笑了。慕容均见安如山文才方面的秉赋差些，

以为习文不如习武。便特意请了武术名师，传授他的武艺，希望他练成一身硬功夫，在朝廷开科取士、武术大比之年，蟾宫攀桂。不想安如山年长之后，科举已停，虽身怀绝技，却报国无门。正在这时，清政府诏令全国举办武备学堂，筹练新军，培养将才。慕容均闻讯，即与夫人商议，说道：“我有心送如山去省城武备学堂深造，将来好为国出力，夫人意下如何？”慕容夫人欣然应诺：“老爷送如山深造，确是好事。姐姐姐夫九泉有知，也不忘你的大德。只是我有一事，放心不下。”慕容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慕容夫人道：“我家楚楚和如山从小指腹为婚，他俩又一块长大，感情甚好。我想在如山外出求学之前，先将他俩的喜事办了，一来了却我们一桩心事，二来使楚楚日后有个依靠。”慕容均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夫人所言，不无道理。但是男子应以事业为重，先有事业，后有家业。如山尚未出头，楚楚年龄尚幼，不宜过早成家。我的意思是先和两个孩子讲明此事，待如山三年学业期满以后，再回来完婚，你看如何？”慕容夫人深表赞同，于是便将安如山和楚楚叫来，叙明此事。这楚楚与如山本来心中早有爱慕之情，只是羞于启齿。现经父母提出，自然欢喜。于是择吉日，点香烛，拜了天地、父母，立下海誓山盟。安如山不久便离家前往省城武备学堂。临行前，慕容夫人拉着安如山的手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三年学业期满，即回来完婚，不要辜负了楚楚一片心意。”如山点头应允。楚楚一往情深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两人真有说不尽的知心话，道不尽的离别情。直到河边码头，安如山乘船走了，楚楚还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中闪出泪光。谁知安如山进省城不久，楚楚就患了怪病，以后慕容夫人又含屈忍恨离开人世，慕容均为了不耽误如山

学业，没让他回来。现在，安如山学业期满归来，要与楚楚完婚了，可是自己的女儿却突然失踪，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，又怎么向刚刚归来的女婿启齿呢？

安如山见岳父泪眼爬沙，一脸痛苦之状，情知家中发生了变故，便将他扶到家中，详细询问。慕容均见事已如此，便将楚楚失踪之事说了一遍。安如山一听，犹似三把尖刀心上插，一桶冰水顶门浇。慕容均见女婿呆呆发愣，脸色煞白，知他痛苦万分，便强忍自己的悲痛，反劝起女婿来。安如山见老人受此重大的打击，反来劝慰自己，忍不住鼻尖一酸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只好咽下苦泪，宽慰岳父：“爹，只要楚楚还活着，我就一定把她找回来！”女婿二人，各有隐痛，却互相宽慰，足见义重情深！正当这时，管家何老二回来了，他一见安如山，先是一惊，随后恭敬地问道：“安公子，你几时到家的？怎不给个信让我们去接？”安如山道：“刚刚到家。小姐可有下落？”何老二道：“小姐尚无下落。官府已派出兵丁，四处捉拿朱四；只要抓到了朱四，小姐就有眉目了。”安如山问道：“朱四在城中可有什么亲戚，朋友？”何老二道：“在城中没有什么亲戚，只有一些赌友。”安如山道：“他既有些赌友，何不去赌坊中查问一下？”何老二道：“城中赌坊甚多，一时怎么查得过来？”安如山道：“我们分开去查，不愁查不到蛛丝马迹。”慕容均道：“你风尘仆仆，刚刚到家，就先歇息一晚吧。查找的事，我会安排的。”安如山哪里肯依。慕容均无奈，只得安排酒菜为公子洗尘。饭后三人又详细商量了一番，安如山这才急急奔城中而去。

他沿着青龙河岸疾走，三月的夜风带着萧萧寒意，但他心里却象火燎一般。正走着，忽觉背后一股劲风袭来，凭他

的经验，料定有人暗算，便暗提真气，等到来者逼近，猛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随即“唰”地来个“二鬼拧绳”的扫堂腿，这一腿下去，力有千钧，别说扫在人身上，就是打在石狮子上，也能将石狮子打飞。不料，他这一腿下去，身后那人竟来个“旱地拔葱”，腾空跃起，身形一飘，有如燕子凌空，已到了安如山的头顶上，只见他手一扬，数点寒星便向安如山面门袭来！安如山来不及多想，猛然扑地，就势一滚，只听“噗噗”几响，七枚三棱透骨钢针齐齐地扎在他刚才站立的地面上，这真是生死只差毫发！就在这一瞬间，安如山腾空跃起，悄然落地，眼疾手快，将那七枚钢针摄起，反向那黑影射去！那黑影大惊，忙将双手“啪”的一合，那七枚钢针竟如夜鸟归林，全部回到他的掌心。也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安如山早已如燕子般凌空飞去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……

第二回 城隍庙奇遇欧阳龙

安如山躲过黑衣人的暗算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想，这暗算者身手不凡，轻功暗器堪称江南第一流高手，为什么我刚刚回来，他就要暗算于我？我与他有何冤仇？看来此事必与楚楚失踪有关。想着走着，顷刻已到城中。

这昭州城乃是江南一座重镇，历史悠久，物产丰富，名胜古迹甚多，加之水陆交通方便，因而使帝国主义垂涎三尺。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，在这里开辟商埠，兴建教堂。街道上，南来北往的商人，川流不息，蓝眼睛黄头发的大鼻子，耀武扬威。街面的店铺里，悬挂着红红绿绿的招贴，街两旁的石板道上，摆设着各式各样的摊担。安如山无心细看，迳奔各家赌坊查访。什么“天星”“金桂”“时来欢”“宝聚园”都查过了，均不见朱四踪迹。猛然间，想起南门外还有一家“银钩”赌坊，就飞步奔去。

这南门外全是低矮的木板屋，店铺早已关门，青石板的路面上冷冷清清。只有一盏灯笼斜挂在长巷尽头的窄门上，灯笼下挂着一个发亮的银钩，就象渔翁的钓钩一样，不停地在夜风中摇晃。安如山心中暗暗叹息，为什么世上会有那么多人愿意被这银钩钩上？

安如山跨进“银钩”赌坊，只见里面空空荡荡，桌椅东倒西歪，一张圆桌被砸得缺脚少腿，店里连一个赌徒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烧火的童子在收拾残局。安如山问那童子：“小哥，今夜赌坊为何这么早就收场了？”那童子说：“还不收场，只怕店子都会砸烂。”安如山忙问是怎么回事。那童子说：“断黑时节，店里来了几个赌友，正准备开赌，突然闯进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泥腿大汉来，这些赌友一见，一个个吓得撒腿就跑。这泥腿大汉一见，一掌就把这张桌子砸烂，吼道：‘谁跑，我砸烂他的脑壳！’吓得后面那几个人再也不敢动了，那泥腿大汉说，这里不是人来的地方，你们要赌，跟我去赌。那几个人怕他，只好乖乖的跟他走了。”安如山说：“来的这些人中，可有一个叫朱四的？”那童子说：“你是说老光棍朱四？他也被泥腿大汉带走了。”安如山急切地说：“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童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走了多久？”“大概半个时辰了。”安如山一听，不再细问，道声“多谢”，便迈开两腿，沿着青石板小街追了出来。

出了小街，是一条荒废的古道，前边不远有一座破旧的城隍庙，安如山心想，这泥腿大汉会不会到这里来呢？刚走到庙门前，就听里面传出吆喝之声，再一看，庙门紧闭，便转到庙的左侧，从裂开的墙缝中朝里张望。只见庙里点着一盏油灯，破旧的神案上坐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泥腿大汉，他面前的供桌上，放着一个特大的酒葫芦。

朱四正发着抖立在他的面前。安如山一见，恨不得一步跨进去，将朱四抓了出来！但转念一想，不如先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？也许慕容楚楚就是他们劫走的？于是便隐身于黑暗之中，静静地观察着。只见那泥腿大汉指着朱四的鼻

子吼道：“你过来！”这一声吼，恰似铜钟一样洪亮，只吓得朱四舌头发麻，腿肚子转筋，他一步一捱，颤颤兢兢走了几步，轻声说：“大王叫小子过来做什么？”那泥腿大汉喝道：

“你有多少钱，统统给老子拿出来！”朱四喃喃道：“我……我没钱。”那泥腿大汉怒道：“没钱？没钱你进赌坊干嘛？你敢欺骗老子？”说罢，扬起那蒲扇般的大手，就要向朱四扇过去！

安如山心想：他这一掌下去，朱四还有命么？便连忙闪身而进，喊声：“且慢！”

那大汉收住大手，目光闪电般的在安如山身上一扫，见来人面如满月，神采潇洒，威武英俊，气势非凡，不禁暗暗称赞。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扫老子的赌兴？”安如山道：“我是朱四的朋友。”那朱四一听，突然睁大眼睛，认出了安公子，心想：糟了，今天我可没命了！正在惊恐之际，那泥腿大汉笑道：“你既是他的朋友，莫非要代他与我一赌？”安如山道：“只要你不嫌弃，我情愿奉陪。”那朱四见安公子愿意代自己应赌，不由暗暗庆幸。安如山问道：“不知赌注如何？”那大汉微一思索，浓眉一耸，大声说：“你我两人，不管谁输了，都任凭对方处置！你看怎样？”这赌注一说出来，朱四大吃一惊，试想，如若输了，挖眼剖腹岂不是任人所为？只怕安公子不会答应。谁知安如山竟一口应承，说：“这很好！就不知如何赌法？”那大汉见这后生如此爽快，心里暗暗佩服，朗声道：“我已定了赌注，如何赌法便由你定，这是我的规矩。”安如山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说罢，走到神案前，抓起酒葫芦向那碗中满满的斟了一碗酒。放在供桌中央。那大汉道：“这是什么名堂？”安如山指着酒